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　均

念菴文集卷八

明 羅洪先 撰

詮著

別朱子詔語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莫非己也識得是己敢自賊其身哉戒慎恐懼而惟恐或入於非僻豈曰自成亦所以成物以一身而為天地萬

物成敗不已大乎夫是之謂大人今世儒生學士舍射策無所用其力矣即有知者不過談說理道其致身固不若射策之篤且精也故進不足以達志退不足以自庇其身詰之則曰吾率其常不敢以自異也夫射策小藝也猶且疲心思窮年歲求而不獲不憚勞也至於改過從義於子臣弟友之間求庸言庸德之必謹者夫子所未能而憂其弗踐其志者也固以為尋常易之此義弗明天下將何賴焉朱子子韶質甚篤厚與余會者數

四心頗愛之愛之而弗以善告姑息也非子韶所望於余者也

別宋陽山語

今之談學者多認良知大淺而言致良知大易葢良知本於不學不慮之虚體而後有知是知非之流行今認知是知非之流行盡以為良既不免於浮漫而不根又謂不學不慮之虚體無事於存則終不免於馳逐而化物譬之於火謂星星之火有異於燎原固不可謂燎原

之火不加於星星亦不可知是知非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也愚夫愚婦則星星也聖人則燎原也自星星以至燎原其藴積鬱熇賡續廣大必有次第而顧持星星自足措之於用可不可耶故吾人知是知非不足以為事物之主宰者以其不盡出於虛體故也令使人順知是知非之發而一無所存是取足於星星之譬有不燼滅者乎欲燎原者必能存乎虛體如赤子然無以人為之私雜揉乎其間則於是非之辨若無以甚異於夫婦之

愚至其堅凝不揺洞徹無蔽則與愚夫愚婦天淵迥殊故曰智之實知而弗去是乃所謂致良知也同一揖遜也有矯媚者有用情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揖遜而以矯媚爲用情時時有之不自知也同一交際也有貪黷者有誠享者吾嘗一無所存率吾之良知而交際而以貪黷爲誠享時時有之不自知也豈惟不知又從而掩覆之其甚焉者又將以不事掩覆爲直遂爲任性而良知之發蓋無幾矣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懼其易失而務有所存故懇切若是也令曰良知萬古不息自不能泯吾特依之而已其有所存照有所收攝皆為未悟良知真體而然然則聖人之兢兢業業果何謂耶豈亦未悟良知耶侍御陽山宋君將如京師以書別予深病今之談學者紛紜於異同之辨以為未有契於良知也已而送之同江誦予所聞君不鄙令遂書之予聞良知最久而從事不力固嘗苦於身病非敢藥人之病也君尚以瞑眩而投予哉

別凌海樓語

嘉靖己亥予訪東城林子海陵林子不予鄙攜其門人與士友數十人胥来問學幾日乃去又明年林子卒京師而予已歸田每憶往事未甞不有感於存亡離索之故自考所學又未甞不有愧於今昔玩愒之久也甲寅海樓凌君来為永豐始至有聲問其鄉出東城之門為之色喜明年會於玄潭以事東城者事予為之憮然當與林子論學時年壯而氣盛又竊有四方之志於學問

所操不切切然獨議論同異未忘於心今冬遊記中可考也十餘年來變故之更涉憂患之摧剝意見消而缺失露回視往事有不可復追之悔海樓在永豐潔己奉公惟恐事有累於吾民而調停劑量可否之間又皆曲盡其道予方仰羨而海樓以予一日之年屈身而事之不已過乎海樓滿考内召且至瀕行别予不相值念其勤懇不可虛也則謂之曰君知聖人之學亦由海樓之治永豐乎夫心本無事而常定者也有物累之動斯多

危譬之於民征歛急而刑罰暴反側頑獷不易馴也先之以虛中毋以世之可歆羨者雜乎視聽懼其累之也無累則心存矣心存不能以不應應不善者中弗虛也酬世接物雖極紛撓轇轕之來而皆順其自然之則不遺乎外不失乎内必調停於致力者乃得之是故主靜制動擴然無極夙夜緝熙月有所將至於首出庶物與天爲徒則令報政之期而榮寵日臻之効也漆雕難仕曰吾斯未信難之也君易其難矣有弗信於此也哉且

吾民與吾心遠近難易相去何若抑言有之堯舜事業只如浮雲過太虛至謂其心至今尚在又何其輕重小大相懸也由是推之得其心雖不見事業亦可也海樓豈以事業累心哉無累於心則可以永豐可以天下可以榮辱可以進退斯説也予病未能而志弗已也東城不可作矣予與海樓幸存庶幾無負久要之誼

別陳雨亭語

嘉靖丁巳冬常熟雨亭陳君以進士出知永豐余嘗避

逅一再語未深知也已而聞永豐之頌自檢若處子視民若慈母御跳梁獷戾者言語㖃㖃若訓其憐愛子弟絶不能以疾言厲色加人久之近而城市遠而村鄙咸倚以生不知令之終去我也余始異之又踰年就敝廬問學焉其志駸駸聖賢之域其氣歛靜能謙以處人禀受則皆雙翁先生之旨余無能相益也四年辛酉夏六月會閩冦數千人突入境聚散倏忽叵測既畢力防禦是月十八日廹城下君親冒矢石乘埤垣督戰守六晝

夜不懈寇不得間退如峡又三日而君且内召永豐之人既素倚君㑹初出之水火而登袵席遽奪以去則益相率攀戀不忍舍又自知勢不可已而期不容緩也則攜老幼擁車灑泣步而隨舟者葢若干人君過桐江道路戒嚴遣尺書問學焉余告之曰君知禦寇乎其知學矣當寇之突入而迫於城也使兵不素練器不素具計不素定其能猝應否乎即猝應其能必勝否乎是故制治未亂者聖王之道也養於未發禁於未然者聖人之

學也終日欽欽有若對敵名將之烈勲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君子之集義也當君在嚴城中目無汎視耳無雜聽即有奇瑰之觀詭異之好莫或干之何則吾所重者有在故也學之於道也亦若是知其所重精神心思凝結專一妙通鬼神無弗勝焉已君今去嚴城拜寵命自此陟崇據顯不啻脫幽圄而入層霄也雖然君其毋忘永豐乎傳有之素位而行無入弗得即有於天下非猝應不之辦盖言學也素非必勝不足以言得非在嚴

城不足以顯悠悠之情能知悠悠之非素則精神心思之用君所自試於永豐者余言猶有所不逮也而又何以相益乎哉

別蕭曰階語

嘉靖壬戌七月潮陽蕭曰階返自南宮過桐江来謁予方閉戶會鄉人言版籍事於是曰階留且再月相對語學之日可數也將歸請曰始端升就外傅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願汝講學世之講學者皆可知也吾願汝立

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幾不辱予告之曰而翁其務實者乎雖然世稱十分好人孰與孔子孔子言正其心矣不言立好心言敏於事矣不言行好事此其故何也自呼吸之頃以至於終身何莫非心自動靜之常以達之天下何莫非事立心行事之過與惡可指矣無少過與惡者順其常安得舉其一二而名之即如世人所舉以為好者一二名之又未可相襲

而遽有也是故理無定在欲事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善善無常主欲心之好者莫若求其心之專時時不昧此心之靈是謂立好心時時不昧此心之靈以應乎事是謂行好事以此不昧者勉之已亦以此淑之人是謂做好人未嘗張講學之名亦未嘗嫌其名是謂真不辱惟學之專斯務實矣曰階唯然識其言而别

别周少魯語

落思想者不思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烱

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覔然不類者言此學常存亦得言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無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由人識取

別沈萬川語

唐虞之時只是安汝止工夫心有常止不易動搖此便是真收斂處何等簡易後世全向動中分散只知向外尋求議論多而學亡矣

書克齋卷

余嘗讀先儒言謂人常不忘有我意衣曰我衣食曰我食日用諸事莫不皆認為我當時謂此語似粗學之即易辨耳及今十有五年始知此語甚精要甚周悉孔子告顔淵克己一言最盡姑舉日用言之視人衣食甘美與粗糲直過目前曾不足以繫念一涉在身顧惜厭惡頓殊至於田廬諸物莫不類此使其在身猶視他人則觸處平鋪無復蹊界萬物一體真即此在矣程子有言

將此身在天地萬物間一例看大小大快恬此端緒甚微意念纔起便落舊習與之相稔不復辨别旋復增加猶自論理論欲論克治工夫此與盲人抵掌而談方輿者何異司徒匀曲王先生有味於克己之義常以克名齋與先生論其義者甚衆余覩而省發深媿自治不勇十有五年猶未能會悟先儒之至訓因書就正亦且以為久要

書黄謙甫卷

謙甫别四年再見見而各計其歲之所獲惘然不能自釋也将别求所以語之者余初學農姑以農喻農之耕也計歲而獲者也一失歲則皇皇焉無所於之矧於再歲而又倍之者耶彼誠計衣食於軀命之戚也失歲矣而無所戚則必有他望可知今與謙甫别四年而無所獲然又無所於戚與戚矣而不至於皇皇焉無所之則性命之所寓者其亦有在乎而人莫能與知也行且察之異時再見其無若今日之虛腹矣哉

書退省卷

晴川先生書曰學當求病痛所在而砭鍼之想更得力或謂聖人教人只是直示本體未嘗說及病痛不知參魯柴愚非各人所受之病耶洪先聞之悚然敬受及讀先生謂弟洗心君有曰退而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果能皆得其正而不失其本體之明矣乎洪先反覆慮之是凡為學者務求得乎其正以不失乎其明者乃吾之明善以誠身如是而不能盡然皆病痛之所在也即從

而決去之然後有以復其本體此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者也夫人固未有無病者然未知本體則亦未能辨病痛之所在未知復本體則亦未能望病痛之必去譬之於行趨家者其主也辨歧惡其有與家相違者也譬之於禮樂養生者其主也治病去其與生相戕者也一也良知在人宜無不自知者然言說之偏亦足以眩心而淆性非時時省察於念慮隱微之間固未有能明善者夫未知孰善安從固執未知所執得失奚辨葢不深求

之隱微而止出入於一是一非不免展轉相尋而未得乎本體之明雖曰去病實不離乎念慮纒繞雖暫止息於驟發之時而未能斷於未萌之始固非謂本體易復欲事去病亦非謂不問元氣漫求去病者也未知先生之意謂之若何洗心君試為問之并俟面究

書龍華會語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旬餘而後别將别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為久要先生於是追録

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傳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册之研窮若談異時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疑矣安用贅哉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以探千古不傳之微邇来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縁欲根未除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己無干

當下循省不為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異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絶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為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雖屬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靜動無端無二物也常存此覺不得有混是謂戒慎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

自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賄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寡豈不為世人之患歟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既欲之而亦自覺之又從而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

試有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復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為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阻其真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肖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脫於是視君之銳志誠當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語復之俟君出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君以為何如

書馬鍾陽卷

余去歲走匡廬冒暑歸鍾陽馬君将期會南浦風便舟駛不竟初盟踰月以是卷索予近作久之未暇執筆今夏復入天池往來海上每瞻棠樹輒動依依抵舍覽卷勃然興懷方擬之辭而君山東之報至矣回憶初盟翻成别調豈非數耶君書札往来未嘗不孳孳以躬行為先以寡欲為要尤以空言少信為深耻聞其人即欲痛絶嚴拒不少假以辭色往往以余之不擇為歎其居官謹於持法敏於集事而厚於用情雖未嘗皦皦炫暴而

聲聞四馳官至右轄尊榮矣聞其家朽椽敗瓦歲入不足以自給閩之士論以為稱首嗚乎使講學者皆如君其尚有遺議以病吾黨者乎今且別矣切磋既未可期則將何以為贈聞之古之善寡欲者非有欲之後而務去之之謂也防於未然不復萌動焉爾矣吾心固不能以無欲也防之而使不復則亦未有自然廓清之期如是而學猶之聚兵峙糧以禦寇之不我侵比於無備者遠矣彼寇猶與我相持非所謂儆戒無虞也善為治者

保無虞善寡欲者保無欲無欲者吾心之真體天下無以尚之者也辨乎此而順以存之虛以養之譬之於民畊田鑿井養生送死以各遂其有生之樂如是四境之內皆吾之赤子弧矢之利皆所以自守也誰為寇我所謂天下歸仁雖有萌動焉者寡矣夫是之謂寡欲率是寡欲者以施之身是躬行也推是寡欲者以加之民是美政也夫是之謂聖學生有悟於此而愧未之能行君有其具得其端在致其精而已矣敢述以請若謂心無

無欲之體而以理欲交雜爲疑則至善終不可得而止也若謂保無欲者頗難爲功此則存乎其人不可得而執一論也矧君孽孽然問於不肖有不曉然於是者乎深山寡侶足音跫然輒有喜心况此學蕪昧久矣他日窺測稍真而君之造詣日粹使生動色於足音則斯卷也未必非左劵也

書蕭天寵卷

泰和蕭子天寵在門十年近而玄潭青原雲津之會遠

而芝城象山江都之遊無弗得從四方君子切劘之訓
媧友交遊問難之詳無弗得聞婚喪勸相繁瑣之節田
廬盈縮棄置之宜無弗得與予之弗能無天寵猶天寵
不欲與予相失也天寵始讀儒書即治明法科在官未
幾倏出代遂得入銓司待次踰期矣猶不往一日問故
天寵面有慙色俯首對曰隆佑幼孤懼無以自立求為
明法稍別於庸人不知其不足為也入夫子之門而後
知吾之大吾方愧悔不暇又何往焉且縱往得官不過

効奔走甘哃喝忍戕辱以資升斗耳世之必不相容與力之必不為知之審其孰與二三子者從夫子之後徜徉長林大谷之中諷誦夙昔所聞以反之身求少自得以報夫子不愈於伈伈俔俔者哉應之曰子以明法非道耶亦為明法者非道耶抑亦視明法者為非道耶聖人之治世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濟府史之視六官百執事特勞者耳必其簡而佚者乃得為道將委吏乘田無聖人耶且其人固皆道藝之選今之明法責在弗選非

其人之罪也而之所謂庸人者何似非指小用其心者耶此無係於位之上下小大也知吾心之大矣能反之身則宇宙之維持豈不勝夫山林之覬躬行之密實豈不過於談論之雅庶府之出納民物之利害豈不廣於室家之務儒者之業主於用世而不聞吾與道林論大學者語耶天寵津津色稍解踰年北行别予石蓮洞中曰今與夫子相失矣不知幾歲年矣夫子忍無言乎應之曰而知用其心無以庸人之小者雜乎其閒其職之

冗也則猶助吾同江之役也其職之簡也則猶共吾石蓮之居也又何言乎天寵聞之色慘然顧洞徘徊久乃去

書周子仁卷

今之學者只有切己收斂務行實事以敦本質一切乞言請益諸件諸皆削除庶幾有補於世教蓋凡内不足然後有所藉於外此誠偽之辨也周子仁往來三至蓮洞而兹来却索言以别予禁弗與臨行若迫謾書夜坐

詩以應俾能靜坐收斂將來必以此紙為贅矣而況容喙耶

書劉靜之卷

同年見川劉君攜其子靜之造予廬令執弟子禮且求有以教之因語靜之曰而年十八舉鄉試莫不榮其利達矣而翁命而禀學之意何居乎人之舉鄉試者莫不榮其行且仕矣亦知仕者固有萬世之業否乎昔者聖賢之視天下咸若手足骨肉之親而凡天下之與吾交

實鈞疾痛疴癢之愛蓋出於不忍人之本心怵惕惻隱

隨感自然非有所强而加之也志苟得行矣一邑一郡

即蒙其澤幸而大行明明德於天下天下之人日遷善

而不自知未嘗施其勞也志不得行修其身以淑人孝

弟忠信舉世且儀型之不幸而極於拂逆困否若匡之

圍涪之放有言不信窮之灾矣然後獨善其身無敢他

與然夫子在陳猶念吾黨小子曰歸歟歸歟至於卒老

於行顧曰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必如是而後天

地始有所賴以遂生成之德而不至於大亂此聖賢之道之大所以異於老佛二氏者以其通天下為一身不以一身自私故也彼自食其力安匹夫之貧各守所長全曲士之節非不善也而不可以及遠自孔孟以後千餘年是道或隱或見若有待乎其人嗚呼兹非萬世之業哉故自念慮事為必致其精而不止於考文字譬良工之善利罷自飲食男女必防其肆而不止於臨財利譬行旅之保斧資程課試之文猶古者之羔雉修辭以

厚誠端嚴謹之操猶處子之髡纓表志以示信欲有為於天下必先求備於吾身愛惜吾身將收大效於天下此學者所有事也信及此者措父母遺體於古人不之信者墜造化靈氣於腐穢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道晦人各自私斯民無所於歸命吾嘗以語同志而自反不肖甚慚於斯言靜之為改齋王公外孫其善源有自又自幼不出而翁之庭無異見雜習撓其中聞斯言能慨然否今赴南宫將盡友天下士其知持此辨品

類否白沙先生與友人云諸君急於入試區區迂濶之論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視諸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嗚乎靜之無以予之不肖遂負而翁命學之意哉

書王龍溪卷

王龍溪君有丈夫子三人長曰應禎字以允成言成禋而禎于周也次曰應祥字以允和言和氣能致祥也又次曰應吉字以允修言修之吉者君子也君之望其子

也可謂至矣壬戌之冬至吉水訪予松原將别曰何以誨吾子於是道三子性行甚悉且留一卷索書俾識不忘予甞誨吾子而有懼矣每誨子以道也輒思曰吾之誨子如此吾果有諸身否乎則又惕然嘿然不能竟其語今告三子何以哉憶壬辰歲與君處君是時孳孳然神不外馳惟道之求汎觀海内未見與君並者遂託以身不之疑今三十年君益自信以為無所事為學於孔孟之教不啻若浼已者而惟老莊之是據然則君之誨

三子豈可量哉為之踟躕久之君之言曰允成和厚而牽於情牽情者近柔矣允和斷而長於才多才者近剛矣允修介守而志于古䦱䦱乎以之上進其可語也愚惟君之處家必有道以為諸子法身能確可以起柔身能忘欲可以用剛身能以聖為則可以考千古而不謬審如是即無望於三子三子者其能已諸夫身教者上言教者下徵人之言又其下矣君試思之謂之何如

泰和胡子正甫之在山也與王子有訓歐子文朝為莫逆既自常德僉憲擢四川叅議奉母南歸將獨身以往則約有訓文朝聚松原證所學至則與居蓮洞盡出所長相正將别復聚松原共求為久要者是時正甫見松原志晤有收斂靜定語稍有難色予曰予之收斂靜定非外事物酬應也自身驗之愈收斂愈周徧稍不靜定即作用不切盖直信此路時時可用盖實說也正甫唯之已而正甫曰志晤中令人乍見孺子入井心即堯舜

心必指無三念者言之未可盡廢言也予曰予謂堯舜有是心而不起三念者兢業為之也但言心體而不言工夫將工夫何在乎正甫嘿然蓋言有未盡也未幾正甫將如蜀有訓文朝與王子信卿持一冊願書之以益正甫予惟正甫所見甚至與論宋學則首明道而疑濂溪論良知則謂學者過自信而輕外物居今之世求此語無閒此語信之不疑尤不易也有訓思所以益何哉亦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盡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

無一刻之間時時覿體相對是謂之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嘗若有歉於中而絲毫未盡是謂之見見與實非實用力者不能辨在余皆所不免然非正甫莫可語進也於是即所言書之以贈正甫正甫自蜀歸尚以實修者盡言之

書王有訓扇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斯言也合內外該動靜兼巨細貫終始而一之者也言其收斂謂

之存養言其辨别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内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静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有訓勉之

書門人扇　二條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先生曰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此為矜持太拘迫者言乃捄病之藥無病則此藥不應遽拈平生不就

自身緊切處用功而為多言所轉垂老無成正當為戒白沙先生詩云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於千休之中而持一念正出萬死於一生者也今言休而不提一念便涉茫蕩必不能休言念而未能千休便涉支離亦非真念茍不知念則亦無所謂能休者能念不期休而自休矣

書胡正甫扇 二條

區區初及第謁見吳之莊渠魏先生先生曰達夫有志

必不以一第為榮嘿坐終日絶口不言利達事私心為之悚然此生雖未敢汲汲於名位以負知己今回視之此身承當此言煞不容易蓋不榮進取即忘名位忘名位即忘世界能忘世界始是千古真正英雄始作得千古真正事業炫才能技藝以規時好視此路蓋背馳也不知吾正甫自謂如何

始聞正甫進士報喜甚意正甫耿耿欲有為得此階級將來可展布若夫世俗所競皆在身家起念區區不以

此自待亦不以此待正甫正甫亦不以此自待也然在身家起念真為世道與不為世道此却即正甫亦未易辨吾見談學者矣往往藉口於道理而誠心實意各有所在他人如見肺肝而終身不悟何哉正甫其免夫

書萬曰忠扇 二條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不使其雜於有是謂研幾真能

不雜於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下萬物為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為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

示王有訓

嗚呼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知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慎稍縱即言動作止之徵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懼與可不省與王生有訓求書警語宜事於此

悟言

或有問曰昔也吾有會於聖賢之言視其言也若為豫設而無庸擇也則又有惑焉若曰胡為言不盡若是而使予孳孳矣乎已而意解失其所以然則又以為凡其

有言未嘗不予會而自滋惑也若是者何哉應之曰奚獨於言云爾也醫之為方也涼苦溫辛斂發補洩無一不備而不限人以一劑圖之於方隅也夷險行直遐邇委僻無一不載而不示人以一塗何則藥以愈病非可逆料問道適途視力之所至病去道通昔所言者非贅則妄無復用之矣學者於聖賢之言亦猶是也謂可棄歟或有以中人之所蔽謂可擇歟或不可以周吾之所求即其言之未盡也吾心得焉則是吾後聖賢而足之

言也其已盡也吾心惑焉則是聖賢先吾而誑之言也故子貢之懼不言固不可公都之疑好辯亦不可楊子之折淆亂尤不可彼有所待焉者也求之自有之中得之未發之先而遇於相忘之後當其忘也不知其言之在我耶在彼耶可謂似矣是故未至是而揣者謂之億至是而執者謂之見億與見免者其鮮乎異端者見之謂也故聖賢之言廣大弗遺變動不居惟其不居非積至而悟不可得而據異端之言專而可守徑而易入惟

其易入故人咸樂而趨之偏門速効一隅小技亦猶是也彼沾沾為知硜硜為行炎炎為言者亦有所會矣其謂子何哉子慎無多問

日札 二條

在復古書院當大衆中忽省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為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

方是工夫方是立命此意須常提醒不爾又只一時意氣興廢也

觸之不怒則驚之不懼投之不好則失之不憂斯須之剛終身之防也堅者守瑕者攻

艮齋贅答

艮之彖曰內外敵應不相與也不相與言不相入也內與外不相入非內自固密者不能止其所乃固密也止其所之所非言可及人之身至近而不可見不易動不

容執者惟背為然取象於背使人反求必如是而後無所入者可幾矣是故內無所欲外無所合不向道理生知解不逐作用增安排獨往獨來隨其所在不出其位非定性之君子烏足以語此戴君伯常書來曰吾少也學於龍山楚望臺以為生已矣安能如古人執陛楯自效以不辱先君子之教乎其後攀附輂轂以來猶以楚望名吾齋懼忘也比數十年宿衛周廬得列下士思為臣止敬之義朝夕惴惴焉其尚敢有他望則又以艮名

吾齋以庶幾知止不殆其亦可以無咎矣乎往見雙江聶公稱其門有善問者每談周易諸書即劄記其所言以傳意者其即伯常乎如是則艮之義蓋習聞之奚俟余言而凡言之所不可及者雖思索推求無益也如是則又奚獨於公乎使公能言其形似而伯常又即劄記之以傳是輔與頰舌之象非背之象也姑寓問之

示楊生二條

楊生其来自宜春問學於余而多文墨之好謂之曰此

余之夙證也當少年時精神無所收拾逐物移好今衰矣一藝無所成名始知悔焉即使藝有成於吾衰何補哉夫玩物喪志自養德言之養身在其中矣神不兩用物不兩大吾與若皆病身也而方逐逐可無懼哉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聖學全功也不睹不聞心之體戒懼以存之此心常止而物莫能亂率性之道出矣止者中也道出而和達焉天地萬物莫之違聖矣乎然戒懼未嘗已也今言良知者多忽

致知之功而輕於作用豈未之思乎

閒書

年少精力絶盛足以有為却為血氣奔騰東馳西騖未能降伏得下及更歷之久百念漸灰方有收拾之計而志慮衰頽日月促迫有不及之歎夫復何益後之友朋宜以余為戒也人生有知不能無欲欲不得其道始流於惡然自古賢聖未有不由嗜好淡泊用度簡省而能有成者濂溪攝洪州時偶病危衆視其篋中無一長物

無欲之學固如此今欲師賢聖而又雜以世俗之見豈容兩得哉

書壁五條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我貴處其貴用其大萬物以賴是曰三才

祝年莫如惜時愛身莫如務學故知道者不以事役形不以形役心其視頃刻也亦若萬古

惠廸必吉是謂降祥從逆必凶是謂降殃一念之正和

風慶雲一念之邪迅雷風烈祥與殃也孰甚
欲威下先反身欲保族先盡倫情不可徑恩不可狎無
居贏利無昵私好則家治矣
嗜欲無窮時命有限妄得者侈過厚藏者蓄憂惟知施
則富不溢惟知儉則貧不屈

示後生 二條

人年少氣鋭於進莫不思有所倣效向往故辨别路頭
為第一緊要路頭一錯先入之言為主終身不得出脫

其俗好淺薄容易逐聲勢為進退稍不覺察膩入其中結裹只成俗態殊可鄙厭謹交游擇見聞是辨路頭實事路頭既定人品從此懸絶

衣服飲食之間雖日用小節目却關係心術不細好馳騁便落俗見務朴實便近天常食色固是至性然不可無檢制故曰節性惟日其邁節是不敢任情自遂之謂天性在人猶金出礦不經火候煅煉終不成器使用不得至性亦然故節嗇一着乃煅煉之助到得不生貪着

即心體泰然焉往不利

寐言 十四條

天高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自然之體也茲伏羲之圖乎非也自震而離而兑而乾陽之浸也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浸也其在陰陽動靜之交乎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觀歲以冬至先天不可圖也圖其一陰一陽者觀之周子於太極也亦若是

自内如外謂之往往主發生由震而乾是也自外返内謂之來來主歸復由巽而坤是也數往者順順其後天乎知來者逆逆其先天乎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者逆也生兩儀則順矣逆順相感而化行故月從逆為朔嗚呼是道也其微乎

月借日光信也陽禀陰育其精乎舍是天地無所施其功陽全陰半語隱矣宋儒黑丸之喻又何億也象之以兎猶坎之中陽兎本卯神所謂借之日者也又曰顧兎

象其頥而孕也又曰兎者吐也吐生光也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莫不見之莫或知之先天之為逆也曷徴之吾徴之身目不逐境而内觀耳不逐聲而反聽心絶物誘而忘智口忘言詮而守嘿自外来感者我無馳也其可以大生廣生矣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夫子遺之子思

人之生也無姓無字無序無位無室無貨無罷無用蒙蒙然未嘗歉也而真我存長而字之又長而行輩之進

退之又長而聚積給遺之我始紛紛然亦隨而寄之矣是故詈其字則怫然嗔榮其進則𪨊然喜增其聚積給遺則充然得諸我出而真我亡故守真我者可以捐名譽薄爵位一貧富齊生死而從諸我者失一物可以易親疎忿一言可以決性命

人日營營與外物交以我應之未始見其非我也久而見化於物故舍事無心舍物無身𪏭爾瞑目徬徨無垠有如處於寂寞之鄉曠莽之野不與物對我乃卓然是

所謂對治也病去藥除何損於用世以不能去家室離鄉井為重遷不知斯人假宿丐食終其身而未之歸也悲夫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為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損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寘之

麗吾形者是物非我擾吾思者是事非我釋吾累者是理非我斂吾散者是學非我置理學不講離事物不為

我將何在知我在者古今不能限智愚不能別高之不為顯卑之不為汙故常泰然無懼

毀譽能拂人之情桎梏能殘人之形吾有至富至貴者人莫之能辱莫之能榮然亦莫之能明夫惟不明聖人不得已而自鳴

世人喜偽粉黛易貌綺綴更形丹堊移室緐采辨器示之以真莫不厭之有言吾身本偽別有真我者存孰不以為怪

人但知惡外物而不知絶内馳但求解外膠而不求融内見吾茍不欲物多奚緣物不相緣於吾何病未能者知吾所止無彼此形視所萠觸非來去相隨知立化不復因循是謂攝物歸我我大物忘蓋求聚於散其聚必專煉有入無諸有不作

攝物歸我者無物非我牽我徇物者無我非物無物非我者物化我也處紛雜而精不揺無我非物者我化物也屏幽寂而神不靜知化物者不易反則化物者不易

離也是故往反者生死之機離合者聖愚之辨

人有寘然於識蕩然於守者何如吾試觀之雖寘其識不寘其虛雖蕩其守不蕩其樸見大人則厭然故百姓日用不知而可以與能聖人不為病

室穢則潔之身垢則澡之雜念麗心俗好熏心甘言誘心尤物賊心未有為之濯拭者何也故識變而後障碍除識泯而後混沌合

垂虹巖說靜

敬所王君訪予石蓮洞中與坐垂虹巖論學焉因請所得君曰吾有見於不息之真體矣夫天地之化生日月之運行不能外是體也而況於人乎吾觀於暮春萬物熙熙以繁以滋而莫知為之其殆庶幾乎明道得之名為識仁識仁者識此不息者也吾時而言吾時而嘿吾時而作止進退無所庸力也其有主之者乎予首肯曰然言雖殊其旨一也不息其功而已矣君問予曰聞公歸靜為說有諸曰有之請問靜何歸予曰君可聞者吾

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而聞也雖然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静為之主乎然而必云歸静者何也今之言者必與言馳馳則離其主矣離其主則逐乎所引之物其如吾雖言矣而静何有所從出者存於其中受命如響如是而言如是而嘿言與嘿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從而推之作與止殊進與退殊常與變殊晝與夜殊而吾未嘗有二主也斯静矣斯可以言歸矣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静而無思者

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矣又曰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為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其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君釋然曰始吾聞歸靜之說也固亦疑之今而後知即吾所謂不息者而非以對待之靜言之也君將行請曰何以益我予曰不息其功而

已矣君於是慨然期以來年課其績

答復古問

嘉靖壬寅余訪東廓先生於復古書院自是丙午庚戌凡三至至則邑之諸鄉先生咸在門人弟子從而列坐者又若干人相與問難必數日乃能去間有問復古之說於余者余答之曰字義有之十口為古古之為言傳述之久也夫心之精微不可以嘿授也不得不託之於言言之流布不可以遠致也不得不筆之於書自書之

所載與口之所授固有間矣自其形之於言與其不能自言者又有間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授人者也始而為訓詁久而為傳註又久而發為議論敷為辭章果皆不謬於聖人否歟是故六經古矣人之傳述六經者未必其皆古也為之奈何復古之六經而已古之六經何也不於其傳述而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是也聖人遠矣心之精微不可得而求矣復之奈何復吾心之精微不異於聖人之心之精微斯可矣吾嘗睹宋儒手

筆為之寶愛為之顧惜若不能釋手非以其書也念其年歲之久不易見也矧曰闕里之履周室之鼎乎今吾之心非獨吾一人然也宋儒如是孔子如是自文武至於堯舜羲皇以上如是即謂之天地之先亦可也不亦久乎夫以一物始於天地之先其傳至於今日其當寶愛顧惜宜如何耶甘於棄失而不求其復者則又何也陽明夫子所謂良知固指其心之精微言之於先生者也去其世不數十年非若十口傳述之久也學於先生

者或失則深或失則易或惟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求其實反之吾心所以不異於夫子者乃不數數則又且奈何哉夫相去不數十年而傳述之謬正自不免乃欲求不異羲皇以來聖人之心吾懼其難也夫形之言者尚不可得又欲因言以求聖人之心之精微一無所謬至於天地之先其為尤難又可知也畏其難而沮者無論矣不知其難自以為聖人之言如是如是闒闒然而不知復不亦反古之道哉問者目瞿余亦神悚

讀雙江公致知議畧質語

第八條此龍溪極誤人處亦自誤處生蓋己嘗之毒不可不破口說明自来聖賢論學未曾有不犯做手一言未有學而不由做者嘗思孔門之學已於大傳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至攧掇便是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顔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在家在邦非是教之只在視聽各處做工夫緣己與敬恕無可形容著口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以示

之未嘗避諱涉於事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敏事慎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若言訒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處說寂何也欲其即實事以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其立教之旨固若此是時惟老莊始有妙論與孔門便分兩宗後世分内分外分心分事自宋以来便覺與孔門稍不類豈非佛氏入中國談空說妙

後之儒者因之辨析遂有許多形容微妙語哉故區區之愚亦願長者於致知格物諸解釋處更乞渾融令與論語教旨相似即龍溪更不得肆其口舌而其失亦自易見否則不獨無以服其心亦恐落禪之譏憫然四起使長者苦心卒未得即達也如何

松原志晤

余與龍溪兄别於楚中垂今九年九年書札往復大段余以專提良知不拈學問為學者憂龍溪亦慮余專守

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屢期面晤究竟斯義壬戌仲冬七日忽自懐玉訪余松原余不出戶者三年於是連榻信宿盡得傾倒龍溪問曰近日行持自覺比前何似余曰往年尚多斷續近覺工夫只是一切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此是年來尋向路徑行持處也問曰工夫有先後否是時余為閭里均平賦役因舉似曰即如均賦一事吾輩奉行當道德意稍為鄉里出力只得耐煩細膩故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

嘗敢憎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未嘗敢褻侮未嘗敢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雖甚紛紛不覺身倦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工夫非止紐定嘿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問曰君信得乍見孺子入井怵惕與堯舜無差别否信毫釐金即萬鎰金否曰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

念方可與堯舜相對次早縱論二氏之學及參同契龍溪曰世間那有現成先天一氣先天一氣非下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不是現成可得生機出於殺機不殺不生天地真機故水能制火不激不滅木能出火不鑽不然此一部參同大旨也余應聲贊曰兄此言極是世間那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生也不是現成可得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無有止息茫蕩一生有何成就諺云現錢易使

此最善譬今人治家亦須常有生息方免窮蹙若無收斂靜定之功却說自有良知善應即恐孔孟復生亦不敢承當也於是龍溪為余發揮此段意義極其痛快以為學者若無工夫只說良知不獨無所於得將使後生文其恣縱助其輕俠妄毀儒先凌傲尊貴此真吾輩所當領受非細事也予因請曰吾輩所以必須學問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来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遂與良知混雜而出如油入麪未易脫離

故雖雜念已除而此習氣消磨難盡臯陶所言九德皆自質之相近而言但能不墮習氣中便是成德即堯舜亦且兢兢業業以應萬幾况吾輩耶誠不可以平日良知虛見附和習氣順其安便以為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安静無少奔放馳逐之病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談學耳龍溪聞之不以為妄盡吐心腹彼此悔責各取短長無復隱恕一時感觸真有一日蹉跎矢不復生之勇既而徧訪雙江東廓諸丈重来執别

因念九年一晤時不易得切磋真誼可質鬼神即恐遺忘又成虛漫瀕行手出一冊索書前語於是次第嘿憶不加文飾聯綴筆之冀别後時一展閲常如松原對榻時是别猶未别固千里命駕之心也

乾隆御覽之寶

念菴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何均

念菴文集卷九

明 羅洪先 撰

傳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勲字功大先世多顯達而公曽祖仲和為會昌訓導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温即温為人長者少敦貞介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

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生三子而公在仲少黴吃兄熈數苦楚之問不速對輒摑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摑汝耶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懷寧有息産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具條貫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拙隱君年又甚髙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

故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既無口傳每試教諭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為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火夜且具食勞之於是教諭讓服而諸生亦競文相高舊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試陰陽家指學宫阨倉儲為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開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聚倡優誘無賴為

奸汙諸生行又挐捕蹴踘射注能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敗產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未幾奇衺為之越境而徙公故奐健善濟事成化乙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捄公捐俸施粥待之多所全活嘗攝縣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最陞永豐王教授永豐懷順王者賢王也文

而下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王諸子無狀數蒙詬詈及見公豐頤長髯肩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王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為諷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送盡階乃已未幾懷順王薨而長子嗣王不敬喪公為書以諫其略曰臣聞三年之喪天子達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王喪未及朞而飾炫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威志不續矣臣聞祖訓者高皇帝所以保佑後人慮至

遠也今有十金之産猶思念其祖父獨奈何輕身犯不諱乎夫御女太早則體不内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内外交蔽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爇之薪也蔑不燼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禄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王親戚婚嫁不時宫室蕪穢殆未可以聞於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絶射獵八曰馭下九曰

别嫌十曰節用惟王裁幸焉書上王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王曰嘻吾可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終喪公傅王十六年宫中事無弗與聞後王禮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上從之公家居十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

人葢劬勤二年竟如言公娶曽宜人生四子璞璘璿璨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其封宜人曽宜人者石瀨曽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頼之年三十二卒懐寧懐寜張慶逺者重許女而慕公聞曽宜人卒以女歸是為張宜人生子玧女阿嬌適弟子員張京曽宜人之卒也四子幼先夫人纔七歳張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煦稱自公上世多壽考拙隠君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塟洪先悲焉嘉

靖戊戌正月壬午葬公周嶺社山前甲後庚兩宜人祔左右是時子璞璘孫俔健先卒視葬者獨子璿琉孫儼侃偉佐六人云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

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乎此其所係如何哉畀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内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

出為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陜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内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𣿅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為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雞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

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别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𪓟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甞為余言公初為郎中奉使畿内夜遇盜刼其槖得俸銀七兩慙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隷易公銀同官紿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具以歲久来省體魁碩食無數人公笑曰吾固慮

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巳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

者也當陝西用兵即有俘獲止有地方事入奏不為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為妨己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其則不敢三公強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為人耳

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為峭厲

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於朝移之陜西

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於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

官三山林公為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

多保全有坐帷簿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

非其罪也曷譴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為不仁林

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詗倉庾之虧以為奸贓

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髙

陵吕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陜人也陜人愛張其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吕與御史云然吕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指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白與人欵欵而自操之潔凛於氷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

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逮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為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

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飢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責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啟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内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纎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為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

誼別為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兾或風於君子云爾

永新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予過永新謁譚烈婦祠覩八磚血影歷數百年不磨滅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棠市而又聞有江周兩節婦者颯颯乎有譚節婦風江嘗旌於朝周節同而遇異也里人士共悲悼焉予於是作周節婦傳節婦大社劉超邦之女也年十七歸周生養清無幾養清由邑諸生鼓篋北雍强婦從行婦以姑衰疾留侍朝夕菽水湯

藥越二年周生抱病歸夙夜籲天請身代既沒婦痛盡誓不從地下不已時厥孤育卿甫三歲家老長指而諷之謂而即死耶而不念而夫綫緒耶婦始悟迺嚙指血滴周生柩曰今而後敢於君之盟是貳有如君敢纖微不督兒於成有如君於是卻鉛華屏釵鈿閟處寘㝔女姻宴好絶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育卿稍長婦洴澼絖佐之學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時時稱説周生之蹈履與其志所未竟者勗育卿識勿忘也育卿遂强學入

南雍婦撫育卿幾何年匪金而堅匪玉而瑩即里之頑悍者莫不交口稱節婦年五十八卒卒之辰堂中地裂數尺許隱隱如雷鳴人謂精氣所觸激眎八磚奇蹟鮮甚異先是邑大夫嘗以婦事白於中丞御史督學使歲給粟帛而薦紳士文學弟子共作為詩詞以咏歌之安成鄒東廓先生手筆爛然特著嗟嗟婦之節其庶幾不泯矣夫庶幾不泯矣夫維昔在大猷天子親廵狩太史氏陳詩以觀民風二南而下獨柏舟有竒節助流風教

最大故仲尼采之紀籍垂之千萬世而不湮沒今國家歲遣直指使代狩察謠問俗儼乎先王遺意有如按茲土者推隱拔潛輔翊世教則諸君子所咏歌不可采而聞之上乎吾意婦之節駸駸乎並柏舟風後世矣奚奬且旌之足重為雖然婦當夫之亡也知有死耳卒之一死以不死其夫要以求無怍地下第天理民彜自有久而不可泯者在婦何心哉婦何心哉婦閫行多懿淑予不悉紀紀其大者使後世知有周節婦云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余王大母也以先大夫貴始贈安人進宜人父德柔祖叅議公紀宜人長官邸貴重矣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兢兢捄過以織紝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擣含涕向杼柚亦竟日不敢食諸妯娌慰勞良苦宜人曰我不善為婦取

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杍柚閒亦未嘗一日不簌簌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子中最善事毋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傅晝歸宜人顧曰兒飢來耶即投杍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突無烟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强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泣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嗚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夭於產難

後二十四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私或節序持觴為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嘗臠肉巵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宜人背棄後從外傅不能償束脩傅强持書篋去乃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户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弟且八九子姪十餘人皆宜人之一身也此數十人者今且餘蠹書而殘鼠粟矣家無鳴

嗃之威人負訑訑之色雖強之學不從也而見人菜色鶉衣者即族屬莫肯與揖即相揖首不俯目且流視彼知昔日何如哉公與宜人日遠先大夫遺言不聞將無有見遺器而訕譏者乎噫嘻

上鏡徙柘口心全府君傳

心全公名燮字性常教授之子也教授被逮時諸子卒於纍係獨公閒關扶侍無恙教授以公可托宗祀受密計獲免食苦務學儕輩多推先之是時方重辟舉有司

及卿大夫以明經薦公念教授死非命飲恨自廢屢徵不就而終身為里人師里人欲延師者即竊歎曰安得如吾性常者乎每歳聘啟交集几案公莫能可否或先期率子弟肩輿於門候門啟擁公往甚至相爭於道既為有力者所得則各遣子弟來館舍不能容其見重於士人如此然公於子弟不獨以課程督率其立教自言動食息具有規度子弟入其門無敢譙訕嬉遨佻達道遇長者拱手趨揖旁立長者未過不敢行不問可知為

性常門人是時陳公本深為郡守待以賔禮郡中碑版文記多其授筆陳在郡十餘年公雖與稔交未嘗有私謁陳亦禮之不衰今之為人師與士人交者自獻以求之耳非有求於我者也而為之守令與其子弟者亦不復有令名此其相待以成者非耶噫

前村黄節婦傳

曽子有言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逺乎貴剛毅也嗚呼奚獨士人在女婦不尤難乎哉夫秉彛

之良雖則常存顧其質有強弱俗有淳偷時有順逆勢有易難當困苦拂鬱之會持端嚴貞淑之操非其性行剛毅質任直遂義集於暗合非歆羡以為華知圓於先闡無疑似以相間宜莫能勝矣濂溪言性歸之剛柔善惡有以哉故余傳黃節婦事務本性行不獨明婦常振世教抑亦著剛毅之善使學者反求之黃節婦者名其姓周氏吉水人左庶子崇述曽孫也年十八歸同邑黃子仲子仲故業儒劬於書次年生子協華六越月而子

仲夭協華將及朞體羸甚家故無羸歲收僅僅百用空絶周安之内人相對撫慰咸指乳兒嗟咨故以言試探伺釁隙或可乘周俯首不一應比寧毋母家内人出語更多可憐且為慮終身久遠非旦夕可目睹令早自計周性故奮烈面發赤不能忍誶之曰汝誠人耶乃向吾開此口也誓不復與見即日趨歸禁婢子往来不容一人至其門如是者十餘年而協華亦漸長則出其織紝令從師禀學且曰汝父力學志不竟汝當成之若窮達

固有命吾不敢過望也以是協華為諸生數十年無所遇周安之如其初今六十有六力衰矣猶織紝自給云論曰某自少喜談節義事有所聞輒思紀載俾人傳誦兾其或知向方聞有黃節婦者顧未識其子也歲丁巳督學憲使王公宗沐訪余石蓮洞中因言近世旌典鮮能盡舉余為畫曰命之表宅出於朝廷誠未易也體朝廷德意致而布之下邑遣使具禮及門存問此又何禁不足以風乎王瞿然起謝曰恨不早聞之明年吉水

存問者二人周與焉是時始識其子得詳其性行嗚呼女婦本弱植也而士人乃往往以窮達改慮豈無剛毅如周者乎豈歆羡不可以語性而疑似固足以賊道也乎嗚呼

敘嶺下陳節婦事

陳節婦者里中陳洪妻校之母南嶺劉理同女也理同嘗夢蓮香異常品既覺猶聞馥郁滿室心異之會妻其當免身祝曰幸而生男將大吾門乎已而舉女訝曰是

何兆也因名曰蓮珠稍長性决烈端凝與諸女治女紅諸女莫敢嬉笑相向年十九歸洪居三月同侶促洪商洪以新婚未决劉毅然曰男子安能顧室耶亟為治裝是時已覺有娠洪乃强往既一歲果得兒即校也明年洪歸病瘴抵家困瞀不省人劉納校洪懷中大慟曰汝不念汝此塊肉耶胡遽至此極也洪聞聲稍甦顧劉曰我負汝言出而卒劉呼洪不應乃以手擣胷頭觸地流血求與同死息僅僅相屬久不得死則走就溺家人挽

出之凡三溺又不得死遂不食既數日又不得死家人懼且就縊日夕嚴守之無間劉乃抱校哭曰吾終不得與汝父同死耶自是哭必氣絶聲枯乃已聞者無不簌簌淚下既免喪家人疑其事洪日淺或不能留故為調語嘗之劉乃赬色叱罵曰汝以犬彘視我乎竟與言者絶不復見即妯娌不與同坐即坐不與多言嘗懼其有他也當是時繼姑周主其家劉奉周如所生周亦惻惻憐愛之見其日夕閉户績維蔬食常如初喪時勉令肉

食劉泣對曰我寡婦也焉敢當此校稍長教之一準於
禮且婚矣督過之不少貸嘗曰我不負汝父而負我哉
校跽請罪怒解乃已其後校有諸子治家嘗如蔬食時
有餘即以推與貧者曰是人所遺猶我身也嘉靖丙辰
年七十守志五十年云洪先曰嘗觀漢時條令孝子貞
婦長吏必覺察以聞漢治近古有以哉夫人之為善性
成者上也教習則其次也畏威遠罪又其次也旌淑之
典不行而望美俗卓行踵出難矣今制節婦五十則旌

然二三十年来未聞以是事上聞者何也往見前令王某詣任岐陳節婦門拜而禮問以為希談嗚呼其果希哉予家有羅洪一妻李氏年亦七十餘與劉事類又且無子今猶績紝自給也而里中曽生煥母亦為人所誦豈天性未泯有不待旌而勸者耶或言劉生而異兆何居應之曰性善常也不待教習者異也出泥滓而不染殆其類矣夫旌者表異也巽矣而失旌於兆也何尤

田心象溪張君傳

象溪張君名幼楨字植卿吉水田心名家也少頴敏博洽八九歲通文辭十餘歲試諸生督學憲使空同李公奇其文舉前列而是時西墅翁珥亦為諸生每試顧先翁於是有名邑中廩於學九舉鄉試不利年四十六以歲貢上禮部而翁之年亦已向老遂授郴州學訓導以便迎養已而翁不樂往踰年丁母憂歸復補台州府學君雖以禄仕然師道端嚴在郴則以詩書課藝文不令蕩弛而台有金一所諸公行誼學術名一時君虛心往

來樂聞其語諸生執贄見者無貧富盡絶之諸生知其然不敢以貨取往在郴有以古琴為儀者君拒矣家人誤擕以行至家覺之必返其人其生平絶裂堅執若此其意以為吾受非義以奉吾親即陷吾親於非義吾何以為人師哉在台纔二年一日思翁不置投狀當道乞致仕適河南鎮江教諭檄且至納之官竟棄歸前後兩入官留家侍翁獨以身往既歸與翁同寢處一飲食必手致無他故未嘗輕去左右也君於奉親盡力矣然與

人顧寡合絶不能以辭色假人即隆貴未嘗稍有依附借氣力以自便聞其不善望望去之惟恐或誤投足沾其餘穢以故人鮮得與之交然交游中信義篤厚固莫有過於君者往爲諸生至友人藍瑜家藍中年罷舉業家亦落莫君往來一不減少時藍既貧老無子病且死君日夕撫慰即以事返田心田心去藍家數里而限一水徒步僕僕朝往暮歸未嘗少輟比卒親爲沐棺治殮經紀其後無憾乃已此非有所爲也然或以爲少年故

交未忘情耳當貢京師時邂逅與邑中貢士張冕為同舍張挾厚貲而寡侶病且死以後事屬君君踐諾甚謹封識囊篋飲食其子至歸櫬寧捐已貲於張不少損也家居七年遠近漸重其所為於是縣大夫咸賔禮之以為可以矜式士人君亦嚴重自處終日與縣大夫相對口中未嘗有軟熟語縣大夫亦未嘗不欽欽也君素彊感善飯性不畏病西墅翁偶沾疫君滌瀡烹劑踰日亦病翁病亟君猶强起命治後事翁卒而君病已危不能

號因擗胸氣憤憤不能下遂困瞀後十日亦卒是爲嘉靖己未四月二十八日距其生弘治乙卯壽止六十有五余往哭之慟葢傷善人薄佑而天命之難諶也爲之躑躅久之又念天固奪君君之行事固不可泯因叙其平生爲之傳遺其子洛伯亦以代誄招云論曰侍疾者言君自翁卒即絶食拒醫藥以是不起或言君令治翁殯室須稍大意將爲倚廬計嗚乎推君之心何所不至此兩事誠傻爲之即使君不甚病或强藥食病起或未

即廬居其平生孝友侃侃自足不泯覿君者固有在也人之強於善者以有名義要束耳夫名義者耳目之所可及未若謀諸其心也謀諸心固有耳目不及者矣君于人情習而安者顧於心覺其不義即一物之餽不使浼焉其肯取非其有乎不肯以親故受其汙其肯隱忍於其身乎君之官一郡邑博士耳使其位稍進處風波靡蕩中卓然獨立其振綱紀作貪懦豈小補哉自君之先吉水多鄉先生其行事大抵守己而無他徇各成節

行之竒終其身不為變君盖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玆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勵世俗表士規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歎蹶然而起敬者乎

念菴文集卷九

念菴文集卷十

明 羅洪先 撰

說

見義說

易之八卦庖犧氏先天之學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教天下於是象天法地遠觀近取見至賾而不窮者不出於有無之相因始設竒偶二畫以象之

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是卦畫者庖羲氏之文謂圖無文者非知圖者也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於先天何居且夫先天云者言夫天地之所由始是天地所不能與也而況於人乎夫安知其逆順與否而又安所據而圖之哉嘗試言之先天其源後天即其委也善窮源者必循其委即變化之所由始而天地可推矣是故觀圖之自震而離而兊而乾則一陽漸長之象形焉陽主發動其機

行之奇終其身不為變君葢有所師法深信而不移所謂斯焉取斯茲又其一驗也然世之資於君者乃獨不遠嗚呼君則已矣有如聞其行事將不足以厲世俗表士規而聞之觀風豈無惻然而興歎踧然而起敬者乎

念菴文集卷九